



闲话

那些一步到位的鬼话

□ 亚玲

今天的世界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竞技场，如同闻名世界的罗马斗兽场，只不过后者主要是兽在斗，人在看，而前者则是在人斗，人在看！置身其中的我们自觉或被裹挟着卷进这旷日持久的角斗当中，只有不断地力争上位，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，也似乎只有多、快、好、省，你才能完胜别人。

所以，经常听到不同的人提到“一步到位”。找工作最好能一步到位，抓住那些有权势高收入的肥缺，免得以后灰头土脸，颠沛流离，哪怕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份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全心投入的；结婚也最好一步到位，一次恋爱就能直达婚姻，免得遇人不淑，屡战屡败，伤痕累累，除此，对方家境也要够好，最好能让自己少奋斗十几年，哪怕还没搞清楚自己想爱的究竟是什么；买车买房也尽可能一步到位，省得到时候跟不上形势，悔之晚矣，哪

怕手里只有一颗纽扣，也要东借西凑，给自己缝出一条裤子来，负债累累。更有甚者，对于生孩子也追求一步到位，希望凭借偏方或打针吃药就能生出双胞胎，这样更是一步到位！也有人退了一步，叫嚣“不求一步到位，但求步步到位”，其实更加狂妄无知。

尤其这些“一步到位”的话从那些嘴边刚长出绒毛的家伙嘴里冒出来，更让人心绪难平。这个年龄的他们，怎么还没进入社会扑腾就已经想要一劳永逸了？难道不是更应该渴望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吗？谁都知道，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，但是，对于人生而言，肯定没人喜欢这样从生到死，一步到位的。再说，如果没有前面的摸爬滚打，谁又能宿命似地领受人生。这就像从没有下过水，却妄想一跳进水就能如鱼得水；从没有去爱过，却奢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即使那些所谓的成

功人士，不也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，辗转腾挪，终成一番天地吗？

我们如此热衷一步到位，那么“位”究竟是什么？就如同找不准人生的穴位，那么再多的一步到位岂不是南辕北辙？渐渐地发现，那些相信“一步到位”鬼话的人，恰恰根本不懂得什么是“位”，尤其是对自己人生的“位”更是稀里糊涂，他们看别人找什么爱人，看别人买什么房，看别人找什么工作，看别人玩什么，他们比别人更了解别人，却唯独不了解自己，外表貌似气定神闲，其实内心兵荒马乱。当再次听到一个毕业生自信满满地说自己要争取硕博连读一步到位，然后结婚生子也争取一步到位。我只能笑一笑，人生，迟早会让你懂得，没有什么是真的能够一步到位的，生活就像蜿蜒曲折的山路，走着，歇着，谁也没有办法一口气奔到尽头，因为根本没有终点。

如果兔子奋力奔跑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“诶，你说，《龟兔赛跑》中，如果兔子一开始就在奋力奔跑，那，乌龟还有什么比赛的必要？”坐在咖啡店里，朋友小A望着窗外，冷不丁地问我。

小A是个有“失败情结”的人，小时候因为胖，上体育课被同学笑话；离开县城，到市里念高中，因为口音以及内向的性格，成为全班男生的出气筒；到了大学，一直以学业自豪的他发现，有些学霸的智商，是自己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；如今工作了，看到身边一大波牛人，他陷入了平庸的沮丧，觉得自己就是《龟兔赛跑》中的乌龟，一开始就没有希望，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努力下去的意义。

看着情绪低落的小A，不知怎的，心里竟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小时候看的《灌篮高手》。那是樱木花道学习投篮时，安西教练对他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盯着流川枫的姿势，尽可能模仿他，然后用3倍于他的训练量训练。这样，你才有可能在高中阶段之内超越他。”

彼时的流川枫之于樱木，何尝不是兔子之于乌龟。但我想樱木的幸运也在于此，能够早早知道世界上还有“兔子”的存在，并且看到了兔子能跑多快。就像那句广告词：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知道差距有多大，才能准确地定位自己。这其实是件十分不易的事。对一个毫无天赋的人来说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可以依仗的就只有努力。谁说努力没有意义呢？就像洛克·李说的，努力的天才是天才。

所以，当兔子奋力奔跑时，乌龟要做的，就是盯着那只兔子的每一个动作，能学多少学多少，然后以他三倍的训练量训练。要知道，兔子一定会打盹的，不是每个科比一样的天才，都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。

这样，到了最后，即便你还是追不上兔子，你也可以是乌龟里跑得最快的那一个。就算成为不了天才，你也是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点的人。

感悟

有何可惜

□ 蔡澜

到印度深山拍外景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吃饭。管饭的人在他们的面前各铺一张香蕉叶子，几十个人排成一排。再下去便在叶上各添了一大匙米饭，其实哪像是饭，没有一粒米完整圆胖，简直是碎米。

好了，我也不在乎，反正在印度，总少不了咖喱。才这么想，管饭的人提着一个大壶，在每一个人的饭上浇一点汁。我一看，天呀，哪有什么咖喱，不过是将辣椒粒春碎，混上盐的蛋黄。既然已夸下海口和大家一起进食，只有硬着头皮用手抓来吃。

我跟他们一起吃了一个月，天天是黄汤泡碎米，一点变化也没有，怎样吃也吃不出一味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茶水的供应非常周到。印度人重视饮茶，大概是英国人遗留给他们的习惯。

杀青那天剧组破例大肆庆祝，我忽然极想吃鱼，哪知道厨子一生住山上，不知鱼为何物。我摇摇头说如此美味，不懂真可惜。

他耸耸肩：“蔡先生，不知道的东西，有什么值得可惜？”我俯首称是。

方法

历史课的开场白

□ 李晓彤

这个学期的历史课开课之前，老师从班里选了一半学生，每天课间的时候，去他的办公室看一样东西。

星期四这天，历史课上，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手里捧着一个大玻璃碗。

他先把之前选出的一半学生叫上讲台，那些学生对玻璃碗里的东西发出一阵惊呼，赞叹、惊诧之情溢于言表。

台下的另一半学生按捺不住，等他们走上来看过之后，却莫名其妙地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神：玻璃碗的清水里泡着一株很不起眼、挺难看的蕨类植物，比铅笔略长些。一把破草，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？

等大家安静下来，老师说：“植物学有这么一个故事。一位植物学者采集了一棵蕨类植物，制成标本，放进了实验室。11年后，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把一杯水打翻了，水浸透了标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惊奇地发现，标本干枯的叶子居然泛出了绿色。这种植物叫卷柏。”

老师接着说：“这个星期，我选了一半学生，每天去我的办公室观察，从把干枯的卷柏放进清水里开始，他们观察到每一天发生的细微变化，一蓬枯萎、蔫巴巴的草，慢慢出现若有若无的模糊的绿色，然后叶子一点点展开，直到今天，他们看到了完全舒展的一株绿色蕨类植物。当然，有的学生一定会问：‘又不是生物课，你给我们讲这些干什么？’”

“之前看过标本逐渐复生过程的那些学生，和只看到标本现在的状态的学生，对同一种现象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了解这株植物来历的学生表现出了赞美和感叹，尽管它很不起眼；而只看到这株植物目前状态的学生，则表现出淡漠和误解。为什么面对同一种现象，你们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？”

教室里一片寂静。

老师郑重地提高了声音：“因为前面的学生看见了卷柏复生的历史，所以能从一把枯草里看到惊天动地的美。了解了一个事物的来历和发展的脉络，你就懂得了敬畏，就会客观冷静地看待它，而不是只要看见现象不够完美，就去一味苛责、批评。这就是学习历史对现在的意义——培养你看待事物的眼界。”

老师最后说：“很多人说学历史没有用，看看你们对待这株卷柏的态度，就知道学历史对价值判断真的有用。”

足迹

世界各国坐车记

□ 张佳玮

从横滨出发去东京，不认得路线，问地铁站台的小哥。小哥不太会英文，日语又沟通不畅，急坏了，先拽着我去看公示牌的地图，指手画脚一番；再给我一份地图，用笔画清路线；最后把我送上站台，不断比划方向，直到我不断点头确认“OK”，他才放心，连着鞠了四个躬，回岗位去了。我乍进地铁车厢，吓一跳：时当黄昏，满车厢衣冠肃穆，大家低头看书读报看杂志玩翻盖手机，气氛谨严。后来坐过两次才发现，东京都附近的上班族坐车大多如此，倒不是专门板脸吓唬我。

巴黎的地铁也挺安静，大家低头看书、玩手机。姑娘们多穿黑灰大衣，倒是些北非来的衣着艳丽、首饰花哨的阿姨们爱说话。

巴黎的地铁线路，年龄差距甚大。老的极老，能追溯到20世纪初，车门需要人手动按或拉；站台之间的甬道都像古典式建筑；新的则很新，也快，站台上广告也换得勤。巴黎地铁多卖艺人，我见过有老华人中气十足，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，法国人听不懂歌词，但听调门高亢，还有凑热闹鼓掌的，给硬币也格外积极。

葡萄牙的波尔图有一条看似是轻轨的线路，但换乘路线极诡异，有一站换乘简直是上山下乡的一次短途远足，而且得等24分钟。有经验的诸位一下车就跑到站台旁花田里坐着，晒太阳，喝饮料。所以在葡萄牙，坐轨道交通极易变成彼此关爱暖人心的旅途。里斯本著名的有轨电车线路，即去到贝伦塔的那一拨，车行得慢。我去过三次，每次上车，都有老夫妇看我亚洲脸，先问一句“是去贝伦塔的吗”，之后沿途每到一站，便回头关照我们“还有多少多少站”，待我们下车时，老太太老先生一起挥手，笑得如释重负。

我在拉斯佩奇到罗马的列车上，见一对老夫妇——老阿姨手持一篮樱桃，老伯伯手持一本嘲笑贝卢斯科尼买春的杂志。那对意大利夫妇只会意大利语，听不懂英语或法语，但特别热情，又爱打手势，终于下车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了老阿姨叫弗洛达，而且吃光了她的樱桃；知道老伯伯叫弗朗切斯科，是在都灵工作的菲亚特工程师。我把在威尼斯买的玻璃瓶送了一对给他们，弗洛达在我脸上亲了许多下；回到巴黎，连着三个星期，我都接到弗洛达寄来的火腿和腊肠。

意境

疯爷爷读诗

□ 王鼎钧

疯爷爷的确是一位大师级的导师。他教作者书法，一丝不苟，中规中矩。教唐诗，貌似随意点评，却透出大家风采。

说他不求甚解吧，他又把一句诗分析得十分精微。我背诵杜甫咏昭君的一首七律，恰巧被他听见。我说，“千山万壑赴荆门”，他说：“不对，你会把杜甫气死。”我急忙打开书本查看，书上印的是“群山万壑”。疯爷爷说，你想想吧，所谓群山，不过十座山八座山，十座山而有万壑，平均一山千壑，可见山是大山、高山、深山，很有气势。倘若是千山万壑，一山只有十壑，山就小了，零碎了，气势就不同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念“花近高楼伤客心”，他走过来听见了，问：“花近

高楼为什么伤客心？”我瞠目不知所对。他教我念下一句，下一句是“万方多难此登临”，他忽然兴奋，连说：“这就对了！这就对了！”他说，若按常理陈述，乃是“万方多难伤客心，花近高楼此登临”，老杜调动了一下。

为什么要调动，是不是为了平仄？“平仄算什么！”抽完一锅烟，经过一番沉吟，他指出，“花近高楼此登临”全句是实，为小境界，“万方多难伤客心”全句是虚，为大境界，一句太重，一句太轻。调动之后，每一句都半实半虚，两句诗彼此互相呼应，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气势，这才是诗。